

# 在孤城武汉，“陪着一个宏大的东西玩命”

cn.nytimes.com/china/20200220/china-coronavirus-wuhan-journalist

曹莉 2020年2月20  
日

2020年2月20日



*[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mailto: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在政府决定为阻止冠状病毒传播而封锁武汉市不久之后，市内出现了一支志愿者大军。只是安娜·刘（Anna Liu，音）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30岁的安娜·刘之前是“好奇心日报”网站在北京的一名记者，这是一家中文新闻媒体，因其政治报道而频繁成为政府的批评对象。好奇心日报于去年12月被迫裁员，失去工作的安娜·刘回到武汉与父母共度农历新年。在这座城市被封锁之后，她的本能反应是做报道。

“前48小时我特别焦虑，觉得武汉是一个孤城，”她说。“在陪着一个宏大的东西玩命，但是不知道结果如何”。

##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出于对她安全的考虑，安娜·刘的父母要求她待在家里，但她还是找到了机会把自己作为记者的技能利用起来，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志愿者，希望确保武汉市民在隔离状态之下能够获得维持生活所需的信息。

“所有的都是单向的，”安娜·刘说道，她指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交流方式。“武汉本地人没有一个渠道和武汉市官方沟通，让市民了解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政府知不知道我们的诉求。”

作为一名志愿者，安娜·刘提供的不是交通工具、食物或口罩，而是信息。她的一天始于浏览武汉市民在网上发布的求助帖子。她与人们通话来核实他们的详细情况，改进他们发布的帖子，引导他们去找到正确的部门或资源。

武汉市的每一个人此刻似乎都在努力弄懂这场由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人们非常需要任何哪怕是零碎的信息，于是她帮助人们提交投诉，获得治疗和医院床位。有的人被送去了错误的医院，有的无法与患病或年长的亲属取得联系，有的患有与冠状病毒无关的疾病，现在找不到地方就医。

在作为此次暴发中心的武汉，超过4.4万人感染了冠状病毒。截至周三，在中国大陆已有近2000人在此次疫情中死亡。政府被指责应对过慢，信息不透明，使本已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

“作为一个记者，我主要是想让信息不对称变成对称，”已有一个月没有出门的安娜·刘说道。她说，她与中国不透明的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经验，有助于她应对此次危机。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武汉有太多渴求帮助的人了。

## 相关报道

---

“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这个人，”她说。

这是安娜·刘成年后第一次待在她的家乡超过一周时间，这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我自己都没有试图了解过武汉，”她说，“我试图逃离这个地方。”这座庞大的二线城市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认定，她补充道。

现在有了。

“全国的人都在骂武汉，”她说。“官员无能，武汉人到处跑害人。”安娜·刘现在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市政府是否一直以来都如此差劲。

她说她计划在武汉待上一两年来寻找答案。